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四十二

宋 曾鞏 撰

誌銘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徳盖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

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概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耶以予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叙馬公其冢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殁其徒相與號為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出而郎中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公眀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

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賔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師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威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哉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毀子愉孫隆名極位世世茍得者以為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

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恵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歳用萬數願棄勿榷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得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揺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

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從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

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辛者曰戚衮衮為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豊之戚村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荒諼悖冐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阨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

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轃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斐辭若遵律盛哉世蕆後宜閳刻銘方珉告幽室

戚元魯墓誌銘

戚氏宋人為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

行化其鄉里近遠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為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為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余為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為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為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寖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

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游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疏凡知其為人者皆為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為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為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為亳州永城縣主簿以親嫌為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以疾卒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内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氏叅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余師陟以書来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余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熈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遵道以狀来速銘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曾未見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哀納銘於墓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於位其孤斆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其弟杞以書之亳州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年鞏為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

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為循吏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為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奬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誥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迺葬君事親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矩有善不自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敦樸為務於刑

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欲在已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為功君辭不受及令宜黄宜黄在窮絶山谷之閒舊令無顯者至君為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輸麥於鄭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糴供漕以

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絶橋閉門留君以問乃得去泉州歳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令余嘗聞緊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徙其獄屬君君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為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德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

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最後聞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豫為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為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上下數千載所列叙者五人詳者人數事略者一二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與前所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為所記所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彥䕫祖文倚考迪贈尚書屯

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黄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亳之譙縣英宗即位恩遷祕書丞徙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録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名對崇政殿以為提點淮西刑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而卒母某氏某縣太君娶趙

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一子㲉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為宜不次用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為尤甚然不得卒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為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辭曰

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絀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强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詩以銘之其常存也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應説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歴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脩英宗實録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

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内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吉至於分章别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扶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

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擊奸仆强
果於力行婺鄧更革弛壊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
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
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
封以慈恕簡重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
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
為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
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疏至於利勢之際人所競逐公方

隤然跡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

豐五年正月庚寅卒於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葵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娶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皥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為僚相善其且殁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来乞銘銘曰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

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
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
安於此尚利後人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君諱達字仲達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季
辟亂家濮陽故今為濮陽人曽祖考溫祖考名祀濮王
諱考翰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幼學於母史氏聰警絶人
及長學於侍御史高弁天禧三年及進士第為廣濟軍

司理參軍母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辟君主萬年簿萬年令免官君行令事大去舊獘王文康公代遵與安撫使王沿轉運使李紘皆薦君宜令萬年詔特以為試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為例晏殊為三司使奏君為三司檢法官李諮代殊會天聖十年掖庭火詔任公具材治宮室五日而用足仁宗聞而嘉之遷祕書著作佐郎王駿知益州取君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遷祕書丞通判益州事遷太常博士新都里胥捕罪人殺之

獄具當死君求得其情為奏讞里胥得不死蜀人以為德入為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府史馮士元家富善陰謀廣市邸舍女妓以啗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㑹士元有罪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多得罪去者或謂君禍自此始矣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出為湖南路轉運使蠻人歸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小法知處州池州福州楊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尚書刑部員外郎按知洪州卞咸抵其罪改荊湖北路轉運使

初諫官李京嘗奏君某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鄂州稅
聞君至移病不出君要諭之曰前事君職也於吾何負
哉卒與之懽甚京死又力賙京家而奏官其子攺河東
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月遷尚書兵部
員外郎知徐州是時山東大饑君所活數萬人収遺骸
為十二冢葬之亦數萬是時富丞相弼為京東東路安
撫使自為文祭其冢明年遷尚書工部郎中淮南轉運
使歲饑又多所全活就加直昭文館知越州浙東兵馬

鈐轄遷尚書刑部郎中判刑部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兵馬鈐轄濬渠永利又開新河通漕公私便之請知兖州坐法免起知金州提舉兖州景靈宮知萊州遷尚書兵部郎中知西京留守御史臺提舉崇福宮皆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熙寧五年四月癸亥終於鄆州昭慶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集五十卷君娶朱氏賈氏髙氏髙氏封長安縣君其父弁君所從學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駿衛尉寺丞子淵鄆州壽張主

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皐子英未仕也女七人適蘄州黄梅令李綗尚書職方員外郎馬淵右班殿直侍吴珪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㓜鄧州穰縣主簿李穀進士張伉君為人志意廣博好智謀竒計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所至威令大行遠近皆震然當是時天下久平世方謹繩墨蹈規矩故其材不得盡見於事而以其故亦多齟齬至老益窮然君在撼頓顛疐之中志氣彌厲未甞有憂戚不堪之色葢人有所不能及者也君尤篤

於好善一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知名之士若予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来屬以銘而予不得辭也君葬於其卒之歲某月某甲子而墓在鄆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特材志横出世拘牽困羈靮見事為萬之一形則潛名不沒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君姓孔氏諱延之字長源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隴上

夜燃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嘗提君書策居多其書奏謀議皆君為屬草藁監杭州龍山稅知洪州新建縣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奏可罷御史與開封爭不決詔君按視君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遂從君言知封州即用為廣南西路相度寛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君爭以為無益乃不果城遷為廣南

西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於民歲有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租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君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髙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於民初儂智髙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君使復其故欽廉雷三州蜑戶以採珠為富人所役屬君奪使自為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阯使來桂州陰齎貨為市須負重者三千人君止不與使由此不敢至雷州並海守方僥為

不善官屬共告之俛要奪其書悉收官屬并孥繫獄晝
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瘐死君馳至取俛屬吏縱繫
逮者七百餘人俛坐法當斬亦以瘐死人讙叫感泣聲
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即本路為轉運使罷鼎
州六寨歲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峒南江宜麻
稻有黃金丹砂之產遣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
取也君奏以為不可乃止之名為開封府判官以母老
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宣州未至言者奏

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課法以滿歲為率歲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君為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知潤州未行暴得疾卒京師熙寧七年二月癸未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九遷至尚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君之得見於用掇其大者如此君氣仁色溫寡笑言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辯且强也方微時已數廟切上官無顧避及老益自强守所聞於古不肯苟隨以故齟齬一不以易意君事母孝持己約與人交盡其

義其於恩尤至也治人居官一以忠厚不矜智餙名噫
可謂篤行君子矣其家食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
讀書未嘗一日廢也工於為文諸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而
賢天下以為盛云君臨江軍新淦縣人孔子之後四十
七世孫曾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中正母劉氏君登朝
考贈光禄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楊氏封仁和縣君有
子七人文仲台州軍事推官武仲江州軍事推官平仲
衢州軍事判官和仲進士義仲太廟齋郎餘早卒女三

人嫁襲慶軍節度推官曾準吉州吉水縣主簿應昭式進士蔡公彦孫男女八人初君樂江州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葬君於江州之徳化縣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與君為最舊来乞銘銘曰

有綽厥政流播在民有蔚斯文薦美於身孰委於外不源於内於内曷以以其豈弟其立桓桓不回不倚施不盡有子則多賢曷久厥悶閟辭幽阡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君曾氏諱誼字子常建昌軍南城人曾祖暹祖士宗考充贈殿中丞君進士及第補洪州新建縣主簿循州龍川令知筠州之上高臨江軍之新淦舒州之桐城三縣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倉兼農田水利差役事權知楚州歷秘書省著作佐郎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君生而好學其家學者自君始博聞强記明於大體善屬文一時名出衆右其家故貧然君為人節廉自重罷吏歸常閭門

居不與人事或日旰不得食晏如也為吏平恕質慤務在愛人不為刻察所歷縣稱治江東同職欲增賦役錢於民君爭不能得自請罷去遂知楚州楚饑四方之船載粟而至者市易吏定取價賤予價貴計其贏取於民而粟未嘗出納也販者為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役者錮於官禁不得私粥市井騷然君初止之不變則按致之法朝廷命他吏覆視不能易君言市易吏得罪免君益不合卒以他法罷既去而楚人思之既死楚之人迎

哭其喪甚慟至今言治楚者以君為不可及也君平居恂恂持畢及遇事不奪其守如此君熙寜九年四月癸巳卒於開封府咸平之驛舍年五十有一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南城之某鄉某原子景初景倩景融景裔景融景初蚤世女嫁袁州萬載令董沂進士夏時中陳卞母鄭氏崇德縣太君妻傅氏仁壽縣君銘曰

江東之議不俛而隨山陽之治達世所馳有挾之強以弱犯之有醜之正以獨守之彼不我與我不爾欺尚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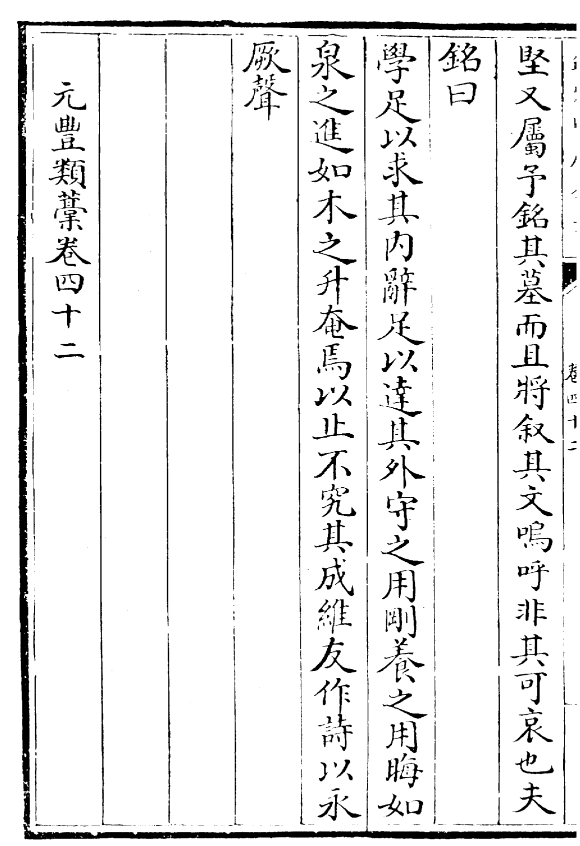
厥志作此銘詩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冏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之固始徙福州之侯官徙侯官者五世矣曽大父諱廷銘仕閩王為安遠軍使大父諱居政贈祕書丞考諱平為侍御史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縣簿治平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於家年三十有二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汝陰旌

義鄉衆義營侍御府君之兆母曾氏金華縣君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某國公某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曰某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能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為文章尤長於叙事其所為文出輙驚人為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孑孑為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内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涵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

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崇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于燕或出于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輙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序之數年又叙深甫之文復數年耳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子



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叙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

銘曰

學足以求其内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如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永厥聲

元豐類藳卷四十二

元豐類藁卷四十三

宋 曾鞏 撰

誌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考為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六

遷為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為尚書都官員外郎歴監在京染院内衣庫皮角庫僉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諶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早夭君少孤能自奮厲力學問工為文章又謹畏廉潔慕

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為察察於人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脩而百姓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為通判判官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脩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嚮用之以為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奬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

於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雋然自天聖至於今纔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棄賔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田氏年七十與君之孥羈旅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耶君之葬祕閣校理裴煜以茂諶之疏来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

銘曰

維艱而勸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巳無遺在人有賜我志之良孰曰非遂我材之尤孰曰非試不申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劉伯聲墓誌銘

慶歷之間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内弟劉伯聲從予遊余與伯聲皆罕與人接得頗意以學問㸖礱浸灌

為事居三年迺別後數年余以貧而仕見伯聲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校書史館伯聲數過余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伯聲未老然以疾故亦衰矣既而余去京師而東更七州至於亳伯聲子之美来告曰伯聲死八年矣將死時命之美屬余銘其言曰葬而不得余銘如不葬也余惟伯聲始從余遊至今三十年見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故最久於其死而託銘於余故不得而辭也伯聲諱震為人質厚沉深寡言笑恂

恂蹈規矩與人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
恐不能拔其篤於誼如此讀書有大志慨然欲有為者
也少孤能自立尤貧然營疏屬之葬孤姪之嫁娶忘其
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鄉卒不合晚乃得試將作
監主簿曾大父澤左補闕贈吏部尚書太父居仁單州
單父縣主簿考經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
葬開封府之東明令為東明人伯聲卒於熈寧五年二
月戊戌年五十有三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元豐

三年十一月某甲子妻賈氏尚書比部員外郎式之女子四人之美之純之奇之邰三女嫁倪良器李日新張文叔名彥博余為之叙其文者也銘曰

敏於求巳尚行寡言篤於求友廣見多聞有既畀之而施則也維舊則信以諗後人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康定初先人寓南康與李君居並舍是時君年未四十游余父子間相好也後十餘歲君為臨安遇余於浙西

道舊故喜甚又十餘歲君已退而家居復見之山陽又九歲而君年七十有一以卒明年其孫仲熊自山陽抵京師拜且泣曰願得銘也余惟君游余父子間四十年矣銘其可辭君姓李氏諱丕字子京初名真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考諱某贈光禄卿母丁氏仙源縣太君繼母王氏仁壽縣太君海州朐山人家故寒也學為士自君始出舉進士中其科得主楚之淮陰簿歲凶轉運使調軍食用君主宿州糴他州皆强賦民猶不足君隨

便開誘糶者悅趍糴最他州去為處州司法叅軍能隨
用見聲出衆上薦者十四人不用遷寧國軍節度掌書
記轉運使屬君市翎毛僾致如主糴所市以赤數之至
十萬復最他州又屬君主作院君考校程度所作兵器
総一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四皆精且利他軍州事有不
能決者多屬君君所決者三十有八事葢復太平州因
管壽活之明通判歙州林璃無罪釋之類如此於是能益
白薦者十三人遷秘書著作佐郎用薦者監興元府稅

急吏寛商課贏十有七萬歲中以歲次遷祕書丞以課遷太常博士以覃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杭州臨安縣台為審刑院詳議官賜緋衣銀魚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蜀州蜀少事然他州訟有積歲不能決者轉運使以屬君君所決八事民信服之遷尚書職方員外郎監在京内衣庫樞密使田況奏用君删定馬軍司條貫既成詔加賞賚濵州有獄久不能決辭連大臣家子遣吏治之輒辭詔遣君乃決槩還尚書職方郎中以母老

出通判杭州坐法免復為尚書比部郎中監沂州丞縣鹽酒稅未逾月自罷歸又監陝州集津堠鹽務不行以本官致仕元豐三年九月己卯以疾卒山陽之私第十一月甲寅葬安樂鄉之楊興里君娶葛氏仙居縣君再娶喬氏壽安縣君子男七人曰仲熊衛州軍事推官曰仲謨以進士再試禮部曰仲將曰仲傑曰仲倩曰仲呂皆未仕也女六人嫁吳好禮于銳皆奉議郎馬察于鏜皆進士餘幼也君既自奮拔立其家蓋仕四方惟蜀去

其親其事兄撫孤弟姪皆盡恩意其為吏不獨能自任
其官蓋他吏之不能任其事者或屬君兼任之辦且裕
也不幸一跌世無力振達之者故以坎壈終銘曰
海區氏李有啟厥世富辭與能自約而侈曰父與子郎
官卿士曰妻及母翟衣象揥謂勢方利孰轠以毁施不
盡有故也則喟尚佑爾裔以追厥始

司封員外郎蔡公墓誌銘

公諱亢字公度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為邵武軍之邵

武尉又為應天府之下邑尉丁母夫人河間縣太君周氏憂服除為越州司理叅軍天平軍節度掌書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洪州奉新縣秘書丞知遂州小溪縣改通判戎州累遷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度支司封員外郎歴監在京都進奏院羣牧判官知絳州又為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公事至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澧州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一嘉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於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之西原公為人好自潔清

平居衣冠容貌肅然及其臨事以沉默慎静為主故自起家至於其終凡三十餘年歷内外官任事無纎芥之失其與人遊始若淡然無足動其意者及其久人人皆退自喜謂公真長者也其為尉叅軍掌書記人始以廉節知公及為奉新小溪絳州其政又以平恕不擾聞至其在羣牧荆湖數更置諸事人皆服其能其於越州屬將佐交惡府中多向背公獨挺立無所與後將又以貪坐法官屬多不能自全事亦卒無汙公者於戎州屬瀘州

叛蠻攻淯井監轉運使用公調兵食禦之兵遂以濟於絳州州歲市羊數萬供京師公奏減之至今賴其法於荆湖既周知官屬善惡於善人多薦籍成就之而於惡人無所貸其法公既能自彰顯其材故薦公者尤多蓋王沂公曽王鄧公詒永與今富丞相弼之居鄆也皆薦之而鄧公之為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也又奏公為判官其為當世之大臣所知如此初公年十三喪父家貧尤自克苦養其母及仕未嘗廣田宅喪歸借屋以居曽

祖諱恭祖諱道隆父諱旦以公恩贈尚書屯田員外郎世家南城故為南城人娶鄭氏累封宋城縣君子八人曰冠卿祕書省著作佐郎曰端卿鄭州原武尉曰文卿曰嵓卿曰宋卿曰喬卿曰子卿曰孺卿公歿詔官其一子蓋公不獨能以其有施於身又能力以其餘教於家故公之歿也冠卿以材尤知名端卿而下皆謹嚴能世其家者也女二人嫁邵武尉陳涉進士陳之卲冠卿等將葬公以銘屬公故人子曽鞏銘曰

司封抱能屈初齡秉旄懷紱晚始亨沙墟葬厓肆經營馬羊茁肥獄訟平凛然氣志潔以清自微訖隆用兢兢風流餘廕被家庭子多以才後方興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甞疏其事蓋將屬銘於

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釿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疎達自信持之以譙輕財好施急人之

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戹於饑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没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歷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

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葢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為學者所宗葢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為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歷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

山縣脩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禄寺丞孫七人位佾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値蜀崩分三世髙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勞躬以果孝於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詵詵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

方迺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六月辛巳尚書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范君卒於位年五十有三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江州德化縣之仁貴鄉萬家山前葬其孤屬君之故人李中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功行之實為狀授使者使告於鞏曰先君葬既得日月宜有銘孤安期也敢請鞏曰君之行宜有述乃為之誌其墓而銘之其叙曰惟范氏傳叙

受姓自劉累以来其後居江州者出於晉豫章太守寅之後君諱端守思道江州德化人也祖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常少卿諱成象父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光禄卿諱應辰君始以父任為太廟齋郎累轉至尚書庫部員外郎歴德化尉江寧主簿江都令知南昌飛烏彭山三縣通判通州徙泰州又為勾當開治畿内溝洫提舉陜西河北路便糴糧草至知臨江軍事而飛烏以乞養太夫人得監江寧府鹽稅彭山用薦者得監雲安軍鹽井

二縣皆不至君聚書萬餘卷强力篤學為人恭遜質儉能自脩飭門内之治肅如也及施於為政以謹法能持廉名於世而世之能覩其内者亦少也始為江都會歲旱張若谷為揚州遣吏數人與君皆出視民田他吏還者白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苗力争乃卒是君所白吳遵路蔣堂為淮南轉運使使君護河役君往視之還言河不可為遂罷君用他吏護役而河果不可為三人者其初皆怒已乃感悟共薦之

而當是之時天下之主財利者方務於急聚斂治民者以立聲威為賢交四方之賔客者又往往嚮意於畢辭貌煩饗燕贈送之禮以其故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君乃獨推息民教化之意以簡易自守故為雲安主鹽利而議蠲鹽課以數萬為臨江以興學教人為先而厨傳賔客之奉十去其七八四方之往来者或出語訕君君不為之動也其正行直道如此太夫人李氏賛皇縣太君父尚書工部侍郎虚已元配鄭氏父龍圖閣直

學士向次配周氏清河縣君父尚書司封員外郎陵子男六人安期安仁安之安世安壽安禮女五人長適和州司户參軍鄭夷中次適都昌主簿周詠次適郊社齋郎周佺期餘尚幼孫男六人莘叟巖叟渭叟商叟蒙叟真叟太夫人之喪君哀感疾四年乃能起凡君之所既立可謂有士君子之行非耶自不遵先王養士用人之法而士在閭巷之閒者用力於空文居朝廷者馳騁於虚名以譁世取寵士之能修其内潔身累行者非自好

之篤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為之

見於文使後之君子得覽焉君於文章尤長於詩有集

三卷藏於家其銘曰

君性温温好退持卑及其臨事擇義而為一世之棄君

獨從之一世之慕君獨違之行已有常在官無疵曷以

知之眎此銘詩

張久中墓誌銘

君姓張氏名持字久中初名伯虎慶歷三年来自曲江

入太學當是時天子方詔學官歲獻士二人學者以數百千人獨獻君會學散不報於是時予蓋未嘗識君也後二年過予之所居臨川始識之君為人深沉有大度喜氣節重交游一時所與之遊者甚衆而君所尤稱者廣漢張賁以為年少可進以學者莆陽陳惇蓋君之學多貴發之而於惇以師友自處也凡君之與人交喜窮盡其得失其義足以正之而其直未嘗茍止也至其與衆人接尤温以莊不妄與之言與之言必隨其材智所

到不病以其所不為故君之友皆憚其嚴而喜其相與之盡泉人之得君遊者亦皆喜愛而未嘗有失其意者其語曰士生於今勢不足以持世而遊於其間當如此也於臨川出其文章因與予言古今治亂是非之理至於為心持身得失之際於其義余不能損益也後二年死於興國軍某月某日也明年其弟来江南以力之不能將獨負君之骨以歸是時陳惇方以進士得出身約君之弟曰吾忍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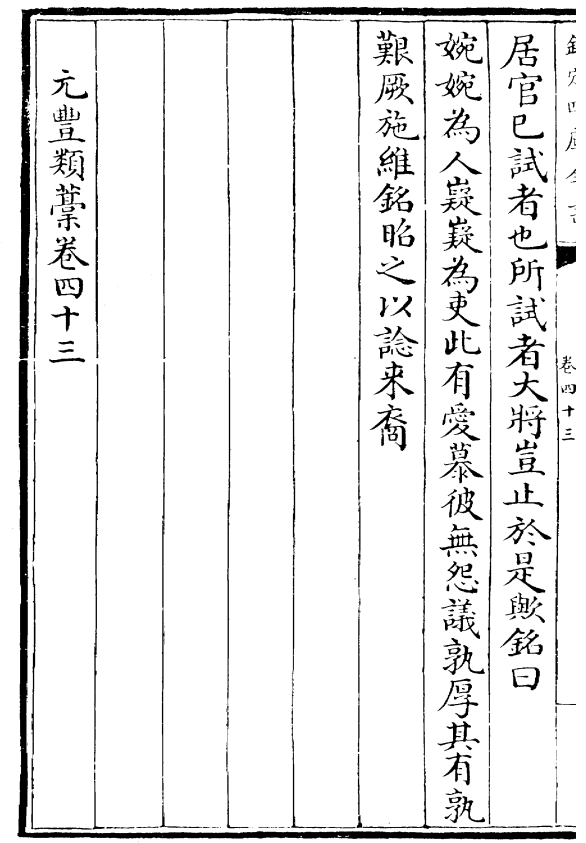
以君之柩歸其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
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禮事吾
嫂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
好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睎惇與君之相從憂
窮齟齬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
久矣其有之或非此也然則君之事其有取於世教非
邪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君之喪葬之而屬予銘其辭曰
嗚呼久中不如其志孔孟已然何獨於子生而不大天

固爲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衢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劍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虔州雩都銀場又爲泰州司户叅軍用薦者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母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

某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曷葬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其在仕也嫁姊之貧者君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館券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及也其為南城雩都取豪猾尤難治者三人皆繩以法君既見惡果於繩而去之故其餘皆歛跡不敢犯君法此君之行已



居官已試者也所試者大將豈止於是歟銘曰

婉婉為人嶷嶷為吏此有愛慕彼無怨議孰厚其有孰

艱厥施維銘昭之以諗来裔

元豐類藁卷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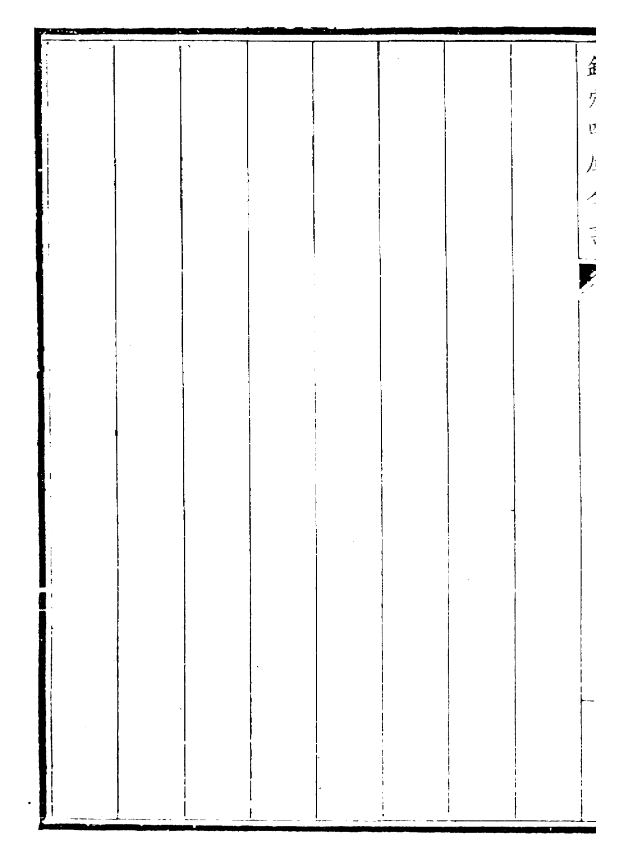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二第一頁前六行而至於節文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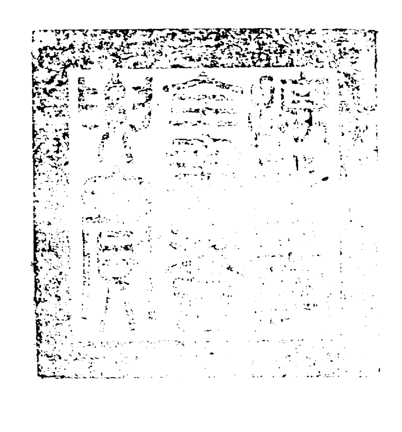
按文章正宗無至於二字

卷四十三第八頁後四行公既自能彰顯其材刋

本彰訛將據彭本改

第十頁前三行曾大父釿按文醇釿作欽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　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四十四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六百二 集部

元豐類藁卷四十四

宋 曽鞏 撰

誌銘

殿中丞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琅邪人嘗從家於蜀至君之考又從家於揚故今為揚之江都人曽祖諱錫祖諱得中為真定府獲鹿縣令贈尚書刑部侍郎考諱汝能為尚書都

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少以父任為太廟齋郎養其父不忍一日去左右至卒喪年已四十餘始出為南劍州司户參軍歴監劍州銀銅場和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監潁州稅去為越州山陰縣尉滑州録事參軍隨州唐城縣令其為銀銅場冶者復業而歲課大溢為尉能發奸偷為録事能治獄不撓為令能有恵愛於人其試於事者如此其為人居家孝友遇人和易質厚不為聰明機巧以譁世動俗故知之者少而君亦自若也至年

七十遂上書還政遷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遷殿中丞賜緋衣銀魚卒於熙寜五年之五月甲辰年七十有七以其年十月乙酉葬於江都之東興寜鄉馬坊里以其配永嘉縣君周氏祔有子二人曰幾大理寺丞曰深潤州丹徒縣主簿皆有文行能世其家有女一人嫁陸氏有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尚幼也寺丞娶余之仲妹以書來乞君之墓銘余不能辭也銘曰

養心以和動已以直不為世巧安於自得顯不在躬實

貽爾子欲鴻厥聲勒銘於此

贈大理寺丞致仕杜君墓誌銘

君姓杜氏澶州濮陽人卒於皇祐元年十月庚申葬於熙寧八年十月丁酉其墓在濮陽縣桂枝里之欒村以夫人僊居縣太君潘氏祔君曾王考佑王考延嗣考珣子男三人曰言曰宗諫皆蚤世曰宗誨殿中丞女二人嫁馬氏欒氏孫男二人曰良輔餘未名也君諱瑩字德溫贈大理評事又贈大理寺丞為人孝友溫良以清靜

為學而以淡泊自足行脩於家而譽聞於鄉其自得者壽考見於身其有餘者流澤見於後故其年至於八十而有子能大其門言理之士以此多君也宗誨為人質厚恬夷世俗之所為有不為者余為襄陽宗誨實僉書節度判官公事愛其所守而知其有所受也其以君之銘乞於余故不辭銘曰

有以養其内克遐者壽有以行於逺克昌者後帝原厥初追錫命書余與此銘賁於幽墟

胡君墓誌銘

君名敏生於天禧之戊午卒時皇祐之辛卯也既卒之明年葬於其所家撫州金谿縣之東某里某原字某姓胡氏父名晏教君學已為之求師又為之求四方善人君子與之接致其力不敢懈至於老以死不敢變君亦能奉其意故君之為進士其强學其廣記其博問其能文辭於其業可以謂之修其事親其居家與人遊不見其缺虧其約其質其不茍其寡言於其行可以謂之修

夫積其勤以至於業之脩而止薦於鄉積其謹以至於行之脩而不克顯於世此世之所以哀君也然君有可以慰其親而不疚於其内比於得其欲富貴於一時而有愧於其心者其得失何如固易知也母某氏妻某氏子某弟某君嘗學於余也故銘之銘曰

慰其親學也勤短而屯蹇不伸震無垠琢斯珉

光禄寺丞通判太平州吴君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吴仲庶具書載其子業官世行

治屬余曰吾子某不克壽不得見其志幸得銘信後世則某其不泯泯尚足以慰吾思也余為之述曰維吳氏以文學直道繼有顯人其家子晚出並茂亦多以材能見於世君居其間孝友篤學有大志未見其止其不幸蚤死故君既自重無所試而其家蓋識君之事亦畧也君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令上即位恩遷太常寺奉禮郎是歲進士及第僉書廣濟軍判官公事上書言時事有人之所難言者部多盜君請取酒場羨錢益賞購轉

運使難其言君以聞詔用君議盜以衰息君以母濟陽郡君蔡氏憂去官服除遷光禄寺丞通判太平州州賴以治行部中視河還不入其家將行廣濟圩度姑熟溪橋壊以水死年三十有三熙寧八年四月某甲子也朝廷聞而官其一子君娶陳氏尚書職方員外郎亢之女前君一年死子曰埍郊社齋郎曰圻未仕女一人始五歲君初名秉禮字子鈞其先興國軍某人曽祖考某祖考某贈戶部尚書仲庶名中復以君卒之二年正月某

甲子葬君南康軍都昌縣沐浴保之龍回山以陳氏祔

銘曰

家紀其行官紀其能收科於少是紹是承維曰未試方勃而起云胡不遐一跌而逝命則誰為昧不可稽畀爾萬年式諗以辭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唐之亡彊者分其地為國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温為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温用事

貴顯温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去温所與為姓名者姓李氏名昪温巳子知諫事昪為將死昪追以為中書令臨淄王知諫子遜事昪子璟為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為其祕書郎賜緋魚袋宋既受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為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為殿中丞監揚州稅以死子天錫為秘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二女與季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閒後四十餘年嫁呂

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於楊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收其土地而有之遭行容子弱徐氏實任其國至昇遂代吳而徐氏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凌遲至於徐君遂死而無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挈挈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

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天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為尤多多不取有冒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榆字僊材好學善屬文吏部賈黄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數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嫁呂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諧歸此丘女子之為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墓誌銘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為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杭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為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稱葬在其父之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序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

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為黟縣之孫氏師睦生延緒延緒生旦旦生遂良以子恩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葬攜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遂卒於池州大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仕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止此君於學

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𤰞於為文以古為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忘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志其銘曰

孫氏來黟拔身艱故為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内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遷徙而今家撫州之臨川公諱益

字舜良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考諱某以公故即其家拜衛尉寺丞公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初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及觀公所為乃皆大畏服其督賦稅未嘗急貧民或有所笞罰惟豪劇吏耳以故建安人尤愛之嘗病闔縣為祠禱改臨江軍判官軍多諸豪大姓之家以財力自肆而二千石亦有所挾為不法吏乘其然乾沒無所忌公至以義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縱以明憚吏使不敢動搖

居頃之部中肅然諸豪大吏見公皆側目而視至以鄙言目公曰是不可欺也卒不得已以他計出公領新淦縣縣以治聞去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改殿中丞知新繁縣縣有宿奸數人公既繩以法其餘一以恩信遇之嘗踰月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嶺以南素習於夷無男女之別日浸月滋為吏者師耳目謂俗止如此凡姦事雖得有可已者皆不究公曰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耶居郡求姦事最急苟有

萌孽一切擿發窮治之屬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令欲
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輿之致州為頌以獻公使歸之曰
政在德不在異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為
變事覺一郡皆駭公不為動獨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
之或請以付獄公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
當夜劫之然後衆乃服韶居南方雖小州然獄訟最多
號難治公既以才能治之有餘遂以無事又因民之暇
時為之理營驛表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遠為後利歸

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改都官員外郎二千石常以事倚公公亦為之盡寶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母謝氏封永安縣君娶徐氏又娶吳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曰安仁曰安道曰安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張氏處者三人安石今為大理評事知鄞縣慶歴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遂以某月某日與其昆弟奉公之喪葬江寧府之某縣某處吾嘗聞鄉里長老

言公為人倜儻有大志在外當事輒可否矯矯不可撓

及退歸其家斂色下氣致孝於父母致愛於族人之間

委曲順承一以恩自克位不滿其意故在外之所施用

者見於小而已今吾所書是也其大可知則家行最篤

已先人嘗從公遊其言亦然而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

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與書来請銘遂

為之銘其尤可哀者曰

公堂有母老不覺衰公庭有子仁孝而才世所可喜公

兩棄之莫不皆死公有餘悲

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

今上皇祐二年祀明堂推恩羣臣祕書丞金君得以其父為大理評事致仕五年郊金君為太常博士又得以其父為衛尉寺丞惟衛尉府君諱某字温叟浮梁人初君之考贈大理評事諱某有三子伯曰鼎臣為某軍節度掌書記仲曰汝臣為太常博士季即君兄弟俱舉進士書記與仲既起家君因不復肯就舉曰吾兄弟不可

俱去吾親也後三十餘年卒以有子為丞云君有四子曰君著曰君佐曰君卿博士也曰君佑兄弟又皆舉進士博士既有名秩於朝三子皆復養於家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何其相似也當是時宋興已百年博士方以材自起於賤貧欲以其所為為天下慨然有志者也君獨自得於大山長谷之間日從子孫來四方之客與夫鄉人之老詩書樽席之側嘯歌息偃以忘其年隤然遂其志者也遭天子既宗祀明堂顧朝士大夫皆褒

崇其親欲以風示天下命書寵章降於其家顯榮一時
壽考康寧有孫有曾以承以翼何其祥也君為人簡
易無町畦能事父兄衣食奉養自與者甞取其薄甞有
盜其牛羊已又盜其所乘馬者君知之皆不校盜卒自
悔以伏葢君之質與其恕又有足多者如是也生於淳
化之庚寅卒於嘉祐之丁酉遺命三月而葬從薄遂以
其年十二月四日葬於饒州浮梁縣萬戸山之前夫人
徐氏累贈壽安縣君君之殁也有子四人女六人孫男

九人女十二人曾孫男三人女二人金氏或曰出少昊金天氏或曰出漢侍中秺侯傳至孫則亡至曾孫復侯而秺侯有弟倫倫子若孫四世六人皆侍中以忠孝名尊顯於世世稱金氏云至君之先皆家京兆唐僖宗時有令浮梁者遭黄巢亂徙人築險自保所活人以數萬因留治之凡十有七年遂家浮梁以功至檢校尚書右僕射昭信軍節度使諱某君曾祖也子諱某君祖也博士以君之外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臧論道之狀來屬

曰予為我銘吾親吾死足矣䍐不敢辭銘曰

畢少恭老惟物之常即强棄父迺理之亡帝用慨然尊祀明堂顧褒耋夀風示九有君勢之亨與享其榮擁笏巍巾於家以息有子有孫嚴嚴我側志無不得君子之祥銘以發之君子之光

撫州金谿縣主簿徐洪墓誌銘

嘉祐元年虔州安遠縣令建安徐洪以撫州金谿主簿攝安遠事明年八月十一日死安遠十二月其父尚

書屯田郎中舉以書告君之故人南豐曾鞏曰子為我銘洪之墓遂考次君世序行已歷官卒葬之終始銘於其墓曰君曾大父某某官大父某某官君字孺與為人有大志讀書好其治亂得失之大旨為文長於辨說其奔放馳騁上下反復之際有足壯也未冠聲號聞四方初中進士除洪州司戶參軍不就退居大江之南好倜儻非常之奇節不肯少屈於人居八年以父命始強出為主簿非其好也君居家遇人無親疏豁如也樂赴人

之急為主簿不以非其好故怠其意其治能有愛於人金谿富人錮山林之利數十年君始奪之而縣之貧人賴其利蓋君之所試者小其為日又近而其所既立如是也享年三十有二死之若干日葬饒州鄱陽東門外母某氏某縣君妻凌氏黄氏男一人曰還孫始二歲女四人尚幼也銘曰

嗚呼儒興志果而大不勝於槩以窒其外不隕其剛以亨於内胡短其施而多其與父老失子皃嬰失父維銘

告哀以納於墓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氏自齊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以宗室容州觀察使宗旦恩即其家得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勲武騎尉蓋容州觀

察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為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睦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為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鄰里或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

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明曰晩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曰淑曰灌曰湜曰漸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楊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於家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予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衞軍命君於家俾休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隤然順退娟於林

丘不蘊為機不阻為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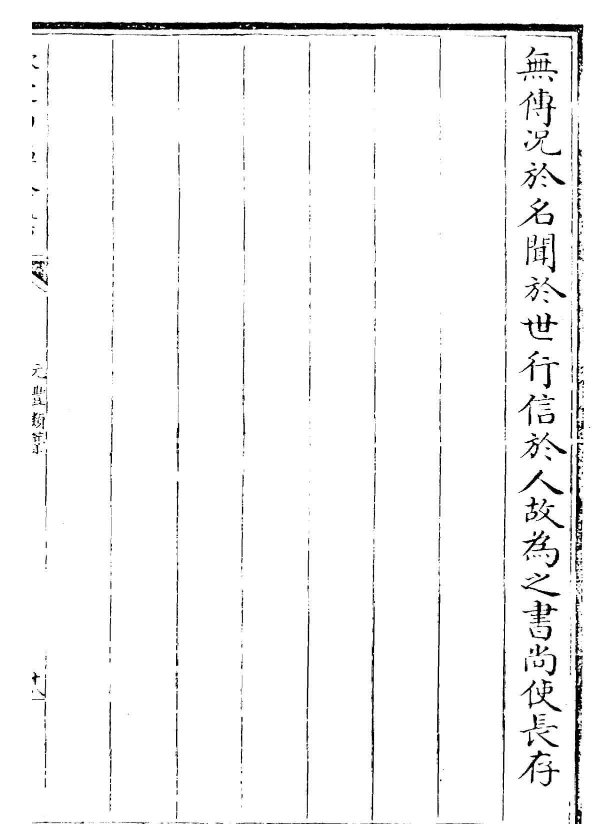
寶月大師塔銘

君名脩廣字叔微杭州錢塘人姓王氏九歲出家學佛居州之明慶院十一歲落髪為僧景佑二年詔賜紫衣五年又賜號寶月大師治平某年州選為管內僧正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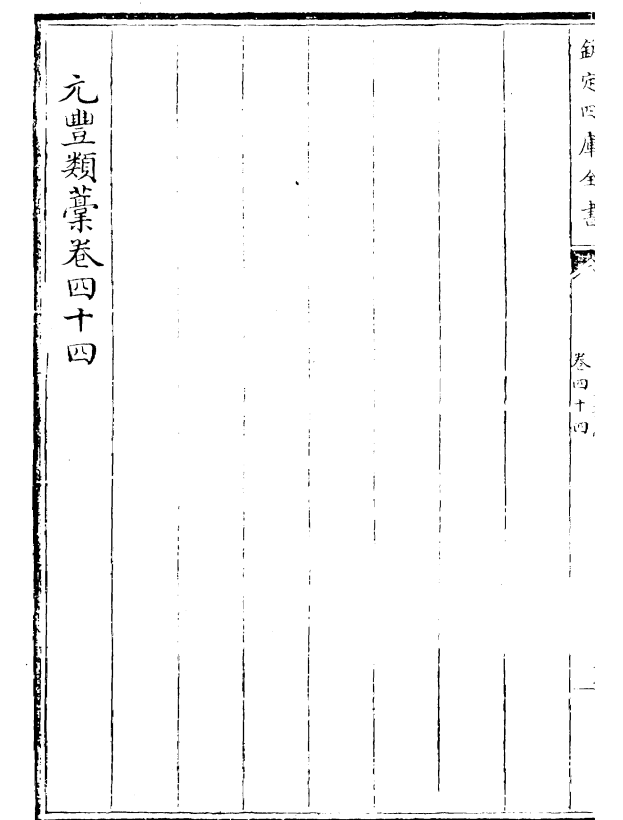
寧元年十月感疾癸丑會門人與常所往來學佛之人告以將終其夕沐浴易衣正坐而卒享年六十有一門人曰慈化大師了性曰崇照大師了然曰賜紫衣了緼以明年某月某甲子爲塔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君爲人樂易慈祥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喜怒讀五經略知大義頗喜爲詩少羸多病始學爲醫既成而有疾者多歸之無貴賤貧富皆爲之盡其術未嘗有所厚薄尤貧者或資之衣食以其故自京師至於四方自公卿至

於學士大夫多知其名既見皆樂從之游而鄉邑之人至於羈旅游客其歸之者無不厭其意君於接之雖勞未嘗有懈倦不欲之色於資之藥物衣食雖窮無未嘗有所計惜其應外者如此及退而處夫貧富生死之際又有所不累其心故至於不能自給而未嘗動意至於且死而未嘗變容改色噫是非可銘也歟銘曰

不以貧故累其心此學士大夫所難至於遭死生之變而不驚又難也君之學不同而自得者則然固不可以



無傳況於名聞於世行信於人故為之書尚使長存



元豐類藁卷四十四